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、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民国脉息

忽然又和颐和公馆悄然相对。好像与这里有所约定，我曾在颐和路2号工作过。某日老父到此转悠，寻觅先祖设计的建筑痕迹。谁在说：“一条颐和路，半部民国史。”常闲逛在老旧的废园，会看到民国的意思还在。园里各种花草随意生长，都有那么一种安然的样子。枝叶交错间是青灰色砖墙。静默着，如经年的古木。一个个历史人物在黑白影像里穿行，慢慢的，被时间安顿到纸上。庭院之间的呼应、对比，让人从低调的声部，听出了多重变奏。它沉得住气，以足够的涵容，接纳世界的喧嚣。相处多年，不觉自己也多了一份简静、平淡和谦卑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有徐皓峰、须一瓜等人的闲笔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  
邮箱：xdk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

不确定时代：四方城

摄影 马康

## 武人们

上世纪20年代，武术名家献技军队的大潮下，八卦门尴尬，八卦掌要走圈，单人空间大，不适合军营集体操练，于是发明直着打的六十四手。发明后发觉是高手技，一般人使不了，只好留于门内，普传成了秘传。

□徐皓峰

《师父》的演员，数位是友情出演。我跟他们之前不认识，何来友情？

后知道，不是冲我，是我笔下的民国武人。

蒋雯丽演天津武行老大，定稿剧本无打戏。因武行顶峰人物反而不会武。但随着拍摄，我愈来愈期待看到蒋老师动手。

此人物大部分时间在谈判，与动刀动枪的武人阶层已有反差，如惊鸿一瞥地露手功夫，反差生硬。

通知她拍打戏，她眼光一定，我知道我对了。

戴立忍，在一些香港影人看来，就是张震日后的样子，两人同款。他到来的中午，台湾味全无，京津老派文人相。民国的京津文人有些延活到80年代，我少时见过，影视作品里多不像，上海文人欧化，广东文人日化，京津文人是戏曲化，他们自小看戏，京剧老生作派。

结识江铸久，问吴清源什么样，回答是说话京剧腔。刘家良也

是典型梨园气质的人，文人学生，武人也学老生。戴立忍像一个人呆着的京剧老生，晚上要耗气伤神地演出，为蓄气力，细了呼吸，自然的肃穆。他饰子午鸳鸯钺高手，是那时代那阶层的人物。

来者皆有情义，金士杰饰一位即将引退的武行大佬，曾经的第一人，全片多场打戏，与廖凡打刀打剑，与黄觉是步枪和八卦六十四手。

北洋军聘德国教官、日本教官，但刺刀术是中国自己的，民间拳师的奉献。《师父》中的刺刀对杀是北洋军原貌，有历史兴趣的人可一观。

上世纪20年代，武术名家献技军队的大潮下，八卦门尴尬，八卦掌要走圈，单人空间大，不适合军营集体操练，于是发明直着打的六十四手。发明后发觉是高手技，一般人使不了，只好留于门内，普传成了秘传。

我拍打戏不用替身，由演员自己完成，金士杰和黄觉是真打，步枪对刺、八卦掌互殴，都是实在打到对方身上，不留力。他俩连打两天，首日，金老师对黄觉说：“过

了今天，咱俩就是一生的朋友了。”次日，从导演监视器中看，两人都起了杀心。

熊欣欣原是武术套路表演运动员，后进入实战格斗。他是有极强快乐感染力的人，他一演戏，大家就不困了。他的戏阴险与幽默相生，让人又怕又笑。次日清晨收工，众人倦容，独有一人精神焕发，是他。

陈观泰与刘家良、于承惠一样，越老越帅的人，他是一代巨星，也是一代拳王。拍他跟廖凡初次交锋，用战身刀压制廖凡时，提议在用刀同时，掰折廖凡手肘。此动作被刀面遮挡，不入镜头，他说后面对了，前面才能对，遵循拳理，演起来真。

对我有教益，苦了廖凡。戏中，他是廖凡克星，横线奥义塔顶端最后一位高手。第一次拍武打片，可与陈观泰对决，廖凡视为荣誉。我视为向70年代香港武打片致敬。

习武难勤，奔波生计或受窘人事，练习不够，肌肉掌控能力，武人往往不如舞者。武打明星后继乏人，向舞蹈界选材，是个思路。

请了《舞林争霸》冠军张傲月，《中国好舞蹈》成名的裘继戎、李博，与宋洋开打。

我坐监视器后，有限的自娱，是远远观察剧里人。最爱看陈观泰和副武指英龙聊天，还有黄觉和张傲月聊天，听不清说什么，样

子有趣。一对是武人，一对是舞者，同行相处，不是平日神色。

黄觉是舞蹈出身，跟我言，舞蹈界神一样的人物，在社会上神气不起来。武术界何尝不是如此，专业没落，很深共鸣。

人身一样，拳理根据身体，结构、角度、发力、反应也是舞蹈课题，对拳术奥义，有的舞蹈演员不知所以然，但身上会体现。

是于承惠给我的思路。2011年，拍完《倭寇的踪迹》，他指点我去研究南美伦巴舞，腰胯动态近乎拳理，起身做了几下，看得我大惊。

天道不独秘，老天让我们有的，以另一种方式也让别人有。

李小龙公子李国豪过世，刘家良过世，凑齐了“脉断艺绝”四字，象征着武打片。刘家良最后一部自导自演作品是2003年的《醉猴》。编剧不佳，他个人极具风采，没见过拳技如此粗暴惨烈的刘家良。

大师的晚期风格往往粗暴惨烈，因为创作时长不对了，中年时画画、写作，一日有效时间两小时，晚年做三十分钟便脑力大差。他要高效利用有限时间，所有问题集中解决，风格当然巨变。

吴清源晚期，一改灵动飘逸的棋风，均好战嗜杀，险招狠手迭出，不是大师追求极致，是他要尽早结束，过了有效脑力时间，必输无疑。

《醉猴》中，刘家良最想说的

是“没时间了”，他扮演的人物给徒弟喂招，震裂旧伤，淌着血继续打，直到徒弟打出正确的一手，他挨了这一手，重伤倒地，说：“我硬猴拳文彪死而无憾。”

老辈人为传艺可以舍命，可惜没时间了。年轻人没长起来，长起来也并不需要。

人等不了，作品可以等。艺术就是用来等人的。

文将尽，才意识到我写的可能是影史上首部武术指导的自著，前辈们有访谈无写作，我占了本是作家的便宜。电影百年，还有第一次的事可做，确是小人得志。

我做武打设计，是顺着拳理拍的方法，90%的设计时间是在参悟拳理，不画设计图，不做预演，延迟到拍摄现场，才出方案。之前武行班底不知我要做什么，演员不知道要拍的具体招数，为了担当我到现场后的即兴设计，说了就能上手，只好做纯粹习武人，按老法练基本功。

书出版在电影公映前，为保证电影观感，无法先谈具体武戏。好在片中具体动作，皆是文中拳理所化，日后历历在目，可印证。

初次教刀廖凡，还未正式建组，在某公园，找个水泥台做刀桩。对比八卦掌“老翁撒网”与咏春“捆刀”时，落了大片树绒，毛雨雨般，便不说了，静一会儿。

开机后，遇上困难，我总想，老天想让世上有这部电影。

## 狗码头 人做主

□须一瓜

我们那条路口，有个老外开的咖啡店。店里有只和小易差不多大的小黑狗。它通身油黑，只有眉毛是棕黄色，像两片蚕豆，看着威猛吓人。

第一次，我和小易经过那里时，小黑腾地冒了出来，小易也怔了怔，小黑居然摇了摇尾巴。但小易犯了个错误，竟然对示好的小黑吼叫。那次邂逅，令小易非常不快，那是它的地盘啊！

一个傍晚，我和小易再度经过。天色昏暗，等我听到小易器械吠叫时，小黑已站在我面前，它盯着小易。小易再次昏了头，敌友不辨地扑上去。小黑勃然大怒，闪电般低头就咬。小黑出手太快了，我慌忙提起牵引绳，小易脖子被袭，后脚又被咬。这时，走来一老者。小黑一见怒目金刚般的老者，立刻闪了。老人家怒道：这黑狗，天天咬人没人管！老者一指咖啡店，走，我们找他们去！

我们发着呆。我不知道小黑

原来在这个码头，已民愤不小，但今天这事，肯定是小易先不够意思，可以认定是咎由自取。但老者已昂然前进，又是为我们路见不平，不跟进似乎也不对。我也就想就近找个灯光，察看一下小易伤势。这样跟着轻车熟路的老者，到了店家后门。一个中方女主管出来了，一听告小黑的状，她立刻不耐烦：我们把它送走了，它自己又跑回来，有什么办法！老人家痛斥：什么话，你看人家带狗都系着绳子，你那狗为什么不系？！咬了

人就要赔偿！他们大吵。我在灯光里，看清小易伤势一般般，更无斗志。而小易，看不到小黑，就搞不清谁为谁而战，表情也很淡漠。老者历数小黑罪状，谴责店家养不教的罪恶。女主管恨恨地吼我，咬出血没有啦？我说，没有。不过，你那狗还是也系个牵引带，不然这里过往的人，没安全感……

老人家说，已吓到好几个人了，不像话！

是啊是啊，咬了狗没关系，伤了人就不好了。我再次附和老者

后，慢慢退出战场。溜达到那个路口，居然又看到小黑矫健的身影，似乎摇了尾巴。小易有点反应不及，小黑就消失在黑暗中。小狗已经言和了，但我估计老者和女主管还在咖啡店后门激烈战斗。

很多天以后，我们又经过那里，却再也没有看见小黑了。小易以为小黑依然会闪电一样出现，所以，每次经过那里，它总是停步要我抱它通过。它终于知道，有些码头还是要礼让三先多加尊重的。